

一本馆藏珍贵文献背后的故事

□ 王紫宸

次世界大战牺牲人数数据，还重点标注了部分段落。另外，在货币战争一节关于英美两国资本输出数据的对比处，毛泽东批注“资本输出”。如今再翻看此书，这些批注颇能起到领读的作用，在引入深入思考的同时也饶有趣味。

除黑色墨迹外，本书中还有大量不同颜色的笔迹，共有118处下划线、圈、叉等标记，以及51处文字批注。其中蓝色铅笔笔迹出现得最频繁，有72处，灰色和红色铅笔笔迹次之，分别为21、20处，还有少量的紫色铅笔笔迹、棕色水笔笔迹。本书后记的结尾有一段用灰色铅笔写的文字，揭示了大部分批注的由来——“一九三七年四月七日 下午读完 王林”。通过笔迹对比，可以推断以上铅笔笔迹来自王林，而且本书出版的当月初，王林就已经读完了。这位叫王林的读者，时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他阅读得非常仔细，阅读痕迹几乎贯穿始终。他关注的内容非常广泛，大量分布在“二十年来的一篇清账”“国际组织的企图”“世界新分割的问题”“世界主要的冲突区域”“和平的奋斗与世界组织的未来”这五部分中。王林也非常重视书中的权威数据，做了多处圈画。另外，还写下了“远东是世界政治重要关键之一”，“资本主义国家联合之不可”等文字，表达自己的看法。

能与毛泽东读同一本书，并非巧合。王林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读书生活颇有渊源，他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就与“书”相关。1936年6月，王林受中共河北省委派前往延安汇报华北的局势并请示工作。他在陕北凉水湾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信息获取渠道受限的情况下，毛泽东着急地想知道华北的情况，在听了王林的汇报后说道：“给我们送点报纸来，拿点书，我们现在就是缺这个！”后来王林确实送书到了延安，具体情况如下：1936年下半年，上海的地下交通员徐汉光把鲁迅在病中托冯雪峰转送毛泽东等人的书交给王林，其中包括鲁迅的作品《呐喊》《彷徨》和瞿秋白的文学译文集《海上述林》（上卷），以及《隋唐演义》《世界知识》《论语》《大众生活》等。而王林自己也在北平购买了包括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书。他把这些书和其他东西放在一起，有七八百斤，装了六麻袋，利用东北军的军用大卡车送到延安，然后再由苏区派人到延安，用三个骡子驮着，走了两天才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毛泽东看见书送到，很高兴。据王林回忆，后来毛泽东曾多次提到他送书的事。

从出版时间来看，这本《世界政治》不在这批书中，但至少能够说明，王林曾为毛泽东提供图书。王林任中央出版发行部副部长后，在图书方面和毛泽东的交流就更多了。综上所述，根据毛泽东的签名形态和王林的批注可以作如此推断：1937年4月本书出版，王林在当月读完，随后送到毛泽东处，毛泽东进行翻阅、批注并于封面签名。

在图书资源极为紧缺的战争年代，毛泽东在读完《世界政治》后，将此书捐赠给了图书馆，书中的机构藏书章记录着这本书的流转过程。本书最早的馆藏章为“马克思列宁研究院图书馆”。马克思列宁研究院前身是1938年5月5日创办的延安马列学院，在1941年7月改组为马克思列宁研究院。因为马克思列宁研究院存续时间很短，可以推测本书正是这时进入图书馆的。同年9月，马克思列宁研究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1943年5月，当中央研究院并入中央党校时，中央研究院的部分图书和各研究室的图书资料交给了当时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图书馆。本书第二个馆藏章为“中共中央图书馆”。随后，此书与中共中央图书馆、中央党校图书馆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延安到西柏坡，又辗转来到北京，汇入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馆藏，流转至今。

如今，泛黄的书页已褪去油墨的光泽，被侵蚀过的封皮下仍跃动着思想的微光。《世界政治》在内的这些文献，可能曾在马背帐篷里颠簸辗转，在土窑洞的油灯下被粗糙手掌摩挲，在转移行军途中被战士用胸膛焐热……现在，它们静静躺在恒湿展柜里，褶皱里沉淀的不仅是时光，更有先辈们穿越时空的手温。这些承载着理想温度的文献，是永远鲜活的精神火种，让我们依然能触碰到那个觉醒年代炽热的心跳。

经考证，能够确认书中4处黑色墨迹为毛泽东的笔迹，包括3处划线和1处批注。划线内容有1933—1936年美国军费大幅增加的数据以及第一



《古诗十九首》：“能言人同有之情”

□ 关 岩 高玉敏

《古诗十九首》是由汉代文人创作并被南朝萧统选录编入《文选》的十九首诗的统称。清代诗人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称，“《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寒暑相推，岁月消磨，《古诗十九首》流传至今，依然能在今人的心湖投下涟漪，恰是因其捕捉了人们情感的永恒共性——游子望乡的怅惘、深闺独守的孤寂、生命须臾的惶惑，皆是“人同有之情”最本真的内涵。

游子之悲

别友辞亲，抛家傍路，游子之悲最是刻骨。《古诗十九首》中以游子思乡为主题的诗歌，最典型的有三首，分别是《涉江采芙蓉》《去者日以疏》《明月何皎皎》。这三首诗皆表达了游子思乡的复杂情感，以《涉江采芙蓉》为例：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故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开头两句，几个淡雅的意象——江流、芙蓉、兰泽、芳草，如水墨画般寥寥数笔，勾勒出悠远清丽的意境，而芙蓉则是点缀其中的那一抹淡红。涉江采来的芙蓉，多想亲手递给心上人。然而思念的人远在一方，惆怅的游子只能手把芙蓉回望故乡，望断天涯而无奈叹息。接下来诗人用叠词“浩浩”写回乡之路的绵延无尽，归途如此遥远，游子更感孤独无依、归乡无望。最后两句“同心而离居，

忧伤以终老”，以情感的“同心”与空间的“离居”作对比，形成强烈反差，道路阻隔越远，思乡之痛就越烈。至此，游子的思乡之情在归途无望的煎熬中达到高潮。

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将此类诗歌所抒发的情感阐释为，“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全诗以采芙蓉乐事开篇，接着引出游子对远道之人的思念，然后陈述长途漫漫，归乡无望，最后只能无奈忧伤终老。情感悲抑，黯然收尾。短短八句，抒发游子之思，先收后放，写尽深婉低回之情致。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论其“婉转附物，怛怛切情”，“切情”即为恰到好处地抒情，既不过分显露，又不隔靴搔痒。《古诗十九首》能传诵千载，除其所抒的都是“人同有之情”之外，能够“切情”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闺阁之思

天涯游子身后，总有一双盼归的泪眼在深情凝望。从这个角度看，游子与思妇的思念有相通之处，就是爱人对团聚相守的渴望。《古诗十九首》中表达思妇主题的有九首，从红颜易老的自伤，到空帷独守的寂寞；从轩车来迟的哀怨，到折花怀远的惜别；从风起无衣的担忧，到誓同生死的坚贞……一个个场景、一幕幕悲欢，诗人用极细腻的笔触写尽了幽微真实的女性情感。在这九首诗中，有一首多得历代诗评家青睐，便是《行行重行行》。

开篇“行行重行行”的反复吟咏，再现了游子那一步三回头却最终

渐行渐远的背影，而“与君生别离”的痛楚也随之在女子的心底悄然滋生。这一别，从此“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而“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这一别，便有可能是一场生离死别，此生不能再相见。接着便要承受的是“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的现实，当空间的辽远与时间的漫长相互交织，离别的无奈将相思的煎熬推向极致。于是自然而然地，思妇便有了“思君令人老”的直语怨语；而世道艰难，多怨无益，便又产生了“努力加餐饭”的深沉寄望。《古诗十九首》的动人之处，就在于这些家常话、这些人间平常事。又如《孟冬寒气至》中写道，“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给予思妇希望的火种，使其在凛冽寒风中苦熬一个又一个冬夜的慰藉，竟只是一封三年前的家书。此类情节，真实得仿佛触手可及。这种以日常细节承载宏大抒情的手法，使得《古诗十九首》所述的闺阁之情超越了具体时空，千百年来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

生命之惑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中最引人深思的，莫过于对生命本质的叩问与咏叹。这类诗歌较为典型的共八首，抒写随遇而安、享受生活的占一半，剩下四首则聚焦于惜时进取、知音难觅、立身恨晚、世情凉薄等主题，情感表达上“从容涵泳，自然生其气象”。

汉末乱世，人如草芥，命似漂萍。外戚宦官专权，寒门士子面临仕途无望、朋友道绝的窘境，精神孤寂

与物质困顿交织，因此，他们在诗歌中倾注着对生命无常、时光飞逝的感伤，也有对命运多舛的忧虑及世风日下的愤懑。“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将人置于浩瀚时空，顿显渺小如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升华为对生命本质的叩问；“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既然人生短暂、生命易逝，何不趁着有限的时光及时行乐？

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以“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概括此类诗歌的思想主题，实为至论。这些诗句明白如话，却道出了生命本质的脆弱与短暂，让古人读后不禁反思：有限的生命里，是执着于功名，“先据要路津”，还是纵情当下，“游戏宛与洛”？当然，诗人的这些表达，都透露出一种对生命无常的抗争，这种抗争精神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难能可贵。

正所谓“诗人之工，特在一时情味”，《古诗十九首》的主题，无论是游子思归，还是闺阁念远，抑或生命之思，都是从具体的生活场景入手，从生动的日常细节着笔，写出了人们最熟悉、最朴素、最常见的“一时情味”，才达到了“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的境界——正因如此，千载之后，“后之览者”，亦能“有感于斯文”。



农谚中的麦子

□ 穆 紫



我的老家在华北平原中部。芒种时节，金黄色成为我们这一带的主色调，浩瀚的麦田犹如金色的海洋，在微风中泛起层层波浪，此起彼伏，涌向天际。辽阔的田野到处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质朴醇厚中夹杂着丝丝甜味，又有淡淡的奶香，悠远绵长，闻之欲醉。

我们这一带的人喜欢面食，这面粉便主要来自冬小麦。冬小麦秋季播种，第二年夏天成熟，全生长期一般在200天左右。小麦一生要经历发芽、出苗、分蘖、越冬、返青、拔节、孕穗、抽穗、开花、灌浆、成熟等生长发育过程。在我老家，没有哪种作物，比小麦更辉煌；没有哪种作物，比小麦更受老祖宗珍视和敬重。它作为丰富的食物来源，解决了人们的温饱，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从种到收，先祖们用生动形象的谚语把它们完完整整地记述了下来。冬小麦的一生，几乎被农谚全覆盖。朴实的庄户人喜欢叫它们“麦子”，这种称呼比“小麦”更亲切，更甜美，更像一家人，也更符合人们的口福。

“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这说的是麦子的播种。播种前农民先要看土壤干湿度。取地下大约一拃深的土，攥土成团，“干土无响声，湿土滋滋响”。种麦子稍微湿点没事，就怕干，“人怕老来苦，麦怕胎里旱；麦种泥窝窝，来年吃白馍”。根据情况，要么紧着浇水润

地，要么适当晾晒散墒。墒情合适了，接着是施肥、深耕……人们一边做着这些事一边掐算着日子，紧赶慢赶，为的是赶在秋分让麦种舒舒服服地躺到大地里。

“白露五，秋分七，一过寒露就十一”，这说的是麦子的出苗。麦子播种越早，气温越高，出苗所用天数就越少。小麦秋天播种后，麦苗齐刷刷地长出来，到冬天便枯死了。然而，苗死根不死，它们顽强地接受着整个寒冬的洗礼。这个时候，雪下得越大，小麦明年越是丰收。“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所谓“瑞雪兆丰年”，这个“丰年”实际主要指的是麦子的收成，麦子丰收了，这一年就丰收了。

“春分麦起身，肥水要紧跟”，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沉睡了一个冬天的小麦也开始返青了。春分节气，气温回升较快，小麦进入快速生长期，这也是小麦施肥、浇水的高峰期。从这之后，《二十四节气歌》就像小麦生长的集结号和冲锋号，小麦依令而行，精神抖擞，阔步向前，一节气一个样。

下一个节气是清明，“清明时节，麦长三节”。这时候的小麦拔节生长，长到了一定高度。清明过后是谷雨，“谷雨麦挑旗”，意思是说，到了谷雨节气，小麦的叶片已经全部长出，顶端的一片叶子直挺挺地立着，像是一面旗子，这片叶被称为“旗叶”。小麦旗叶长出后，叶片的生长

就停止了，进入孕穗期。这时候的小麦需要充足的水分，如果此时雨量充足就能够确保小麦的丰收，所以有“谷雨前后一场雨，胜似秀才中了举”的说法。

春天悄然退去，夏天悄然登场。所谓“立夏麦头齐”，还有的说“立夏麦耖牙”“立夏长胡须”，都是这个时候。“麦耖牙”是说小麦就要咧开嘴、抽穗扬花，“长胡须”是说小麦长出像胡须一样的麦芒。这时候的小麦还成了提醒农民照顾其他农作物生长及播种的“提示器”，如“麦拔节，蛾子来；麦怀胎，虫出来（指粘虫）”“小麦开花虫长大，消灭幼虫于立夏”“麦扬花，排（种）黄瓜”。

立夏之后是小满，“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半截仁”。“小满”和“芒种”这两个节气好像是专为麦子而设的，或者说就是因为麦子命名的。宋代书籍《懒真子》中说到这两个节气：“皆谓麦也。小满，四月中，谓麦之气至此，方小满而未熟也；芒种，五月节，‘种’读如‘种类’之‘种’，谓种之有芒者，麦也，至是当熟矣。”小满，小麦小得盈满；芒种，麦类等芒植物忙收。二十四节气中，小麦一下子应了两个节气，真是不一般。

“芒种三天见麦茬”。到了芒种，就到了我们开头所述的那般景象了，关于麦子的谚语也更加密集，有一大半的农谚干脆就围着麦子转了，首先一句是“谷熟一时，麦熟一晌”。麦

子到了芒种，说熟就熟，几乎一天一个样儿，甚至有时候，上午看还有点发青，下午就一片金黄了。盼了大半年的粮食就要到嘴了，农民一点都不敢马虎，有句老话说：“小麦黄了勤看看”，就是告诉人们，千万不要错过小麦的最佳收割时间。“麦收要好，开镰要早”“麦熟不收，有粮也丢”“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提醒人们麦子不能等到熟透再收割，等到熟透就焦干了，麦粒会洒落一地。

另外，这时候的小麦受不得一点恶劣天气，“麦收有三怕，雹砸、雨淋、大风刮”“麦收时节停一停，风吹雨打一场空”“收麦如救火，龙口把粮夺”。因为这，我们这一带才有了“三麦不如一秋长，三秋不如一麦忙”“焦麦炸豆，人手不够”这些谚语，极言麦收的紧张、繁忙和劳累。

在家乡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人和麦子相识相知、相依相伴，我的童年、少年时代也与麦子亲密无间。自我记事起，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就时时给我念叨这些关于麦子的谚语；上学时，为了帮助大人收麦子，我们专门有个假期叫“麦假”。“麦假有五忙，割、拉、碾、晒、藏”“麦假半个月，没日又没夜”“过一个麦，扒一层皮”，一个麦假下来，我们一个个又黑又瘦，几乎都变了样。

哦，麦子，农谚中的麦子，让人们魂牵梦绕而又牵肠挂肚的麦子！

